

新世紀文庫

★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

版 權

0001—2000

對馬

著者 普里波里
譯者 梅雨衣

出版者 新知書店

上海·重慶

經售者 聯聲書店

成都·漢口·重慶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沒有一個人想到俄國海軍會遭受
到這麼一個悲慘的敗北」

「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單是軍事失敗
而且是專制政治整個的軍事的破產」

——烏理阿諾夫·伊里奇

下部目次

第一章	第一次大戰……………	一
第二章	向北二十三度東……………	一〇五
第三章	犧牲不能挽回慘敗……………	二五九
第四章	苦戰與潰走……………	三六九
尾聲	歸國……………	四七九



第一章 第一次大戰

——從「奧里約」看到的海戰——

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四日，在「奧里約」上，鐘鳴兩下。鐘聲歇後，那熟悉的起身號聲的餘音，還在我們的耳畔有力地響着。站在上甲板上的喇叭手，把擦得極亮的喇叭接在唇邊，黃銅在晨光下閃耀着。他鼓着兩腮，睜着眼睛，奏起那嘹亮的軍號。接着隊長的叫笛就響了起來。

「起床！搭上吊床！」

『快點，活潑些！士兵們一齊上甲板去呀！』

猶有睡意的水兵們比平常更快地上來，因為在這不安的夜裏，耐煩地搭着吊床睡覺的人並不多，大都寧願在隨便那一個足以容身的角落裏盤着身子睡覺。他們慌忙溜進盥洗室裏去洗手洗臉。早上跟往日一樣地過着：用早餐，洗刷甲板，全依着老規矩。

一陣新鮮的風從西南面吹來。灰色的霧不祥地罩在巨浪之上。紫紅的、巨大的、像因勞力而脹大了一樣的太陽，緩緩地昇了上來。

排成爲兩縱陣的艦隊，以九裡的速力，朝北五十度東的線路向對馬海峽駛去。艦隊的編成與上夜相同：右縱隊在盧傑斯特溫斯基中將指揮之下，以『燕華洛夫』爲導艦；左縱隊則由尼波加托夫少將乘坐的戰艦『尼古拉一世』帶頭。『司惠特蘭那』、『金鋼鑽』、『烏拉』三戒哨巡洋艦駛在艦隊的前頭保持着三角形的陣形前進。早上，剛過了五時，守望兵和少尉候補生西齊爾巴契夫從他們的雙眼鏡和望遠鏡裏，看見有一條船正從左舷迅速地開過來。牠駛到距離約四十加普爾（註）的地方，就改變方向，跟我們的艦隊並行前進。

過了幾分鐘後，牠的船首向右一轉，其速率不下十六哩，便消失在霧中了。我們看不見牠的旗幟，但從牠的行動看來，牠是一隻日本哨艦無疑。我們本應該派兩條快速巡洋艦去追牠。也許牠們不見得就能夠轟沉牠，但至少總解決了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究竟敵人已否發見了我們的艦隊。這足以決定我們行動的計劃，但盧提督無論如何不想解答這個謎。

接着我們曉得這本被判明的船隻，是昨夜夜裏派來偵察的日本輔助巡洋艦「信濃丸」。黎明之前，牠已發現了我們那一隻燈光輝煌的病院船。自此之後，日本方面就隨即看見了整個艦隊。上述那隻輔助巡洋艦的艦長也川當以無線電報告東鄉提督：「敵軍在第二百零三正方，而且顯然正朝東海峽開去。」

快到七點鐘，另一隻兩煙囪冒着煙的船隻出現了。當牠駛到五十加普爾以內的距離時，我們馬上認出牠是輕巡洋艦「和泉」。牠跟我們的艦隊並行了一句鐘，故意保持着彈藥達到的距離。這樣，我們的無線電司機生就苦惱起來了。因為他們的受信機上收到了許

多不能理解的電訊——無疑地這些是發給東鄉提督報告我們艦隊的位置、速力、線路和陣形等的暗號。盧傑斯特溫斯基提督發出信號，命令右縱陣各艦把右舷和後部砲塔的大砲瞄準『和泉』。但這只是一種示威，結果並沒有開砲，我們的各輕巡洋艦也未曾出動。我們在前甲板上談論着這事情：

『爲什麼那霍爾案件的主角（註）糊塗到這樣子，不命令我們向日本人開砲呢？』
『是的，牠不過是一隻小巡洋艦，比漁船大不了許多！』

『你說的是什麼話！要是咱們開了砲，別的日本軍艦怕就給嚇跑了。這麼一來，敵手一個也沒有，我們誰也得不到勳章一類的東西了。』

艦隊循着同樣的線路前進。我遇到機師瓦西里耶夫，他正支着拐杖，在上甲板上開步。誰也聽不見我們的密談的。他說：

『我們已不能夠悄悄地，毫不讓日本艦隊發覺那樣地溜過去了。戰事馬上就要開始。』

（註）這是指的盧傑斯特溫斯基提督

譯者

可是我們的運輸船又將怎樣呢？我想，就是現在把牠們送到某些中立港去，還是來得及的。牠們應該滿便當地駛到上海去。——首先是趕走那些日本巡艦，接着運輸船就可以在霧的掩蓋之下，朝遠海開去。這樣我們會得到三種好處：運輸船得以避開，我們的巡洋艦也不用再負護送之職，在快奔的海戰上，使能夠積極地參加戰鬥，還有我們艦隊的速率可以由九哩增至十二哩。」

「無疑的，盧傑斯特溫斯基是信任着他的運氣，自以為他會打勝仗的。」我插嘴說。
「一個多麼笨蠢的信念呵！牠跟事實和數字完全矛盾。我們俄羅斯的牧師們可以這樣子，可是一個提督能夠這樣子嗎？」

「你現在爲了他的愚笨而對他氣惱起來。不過，你不也老是說我們在戰爭上越發敗北，我們國內那成功的革命的機會也就越發好嗎？你不是這樣說過嗎？」

瓦西里耶夫緊蹙雙眉，陰鬱地望著我。

「一點也不錯，」他回答，「我不想取消我從前說過的話。要是日本結果了第二艦隊

——這帝國最後的希望的話，那麼，這比着炸死一個大臣或是幾個顯赫的貴族還更能夠堆進我們的事業。這回的戰爭失敗了，那就是整個政治組織的崩潰。那些當權的人，已經不再信任他們自己了。他們正面對着激怒的大衆那不可抗拒的威力。但我們的統治者絕不會退讓的，他們還一樣死守在那兒，直到革命把他們趕出去。然而，當想到我們許多軍艦的沉沒和大批人命的死亡時，我心裏却不免感到恐怖。我就是這樣兩重人格的……」

少尉候補生伏羅畢齊克，一個面團團的年青人，從毗近我們站着的官艙昇降口走上來。

「是的，日本軍必定要大舉攻擊我們，」瓦西里耶夫說，朝着後艦橋走去，他的拐杖憤怒地擊着甲板。

依着提督的命令，哨戒艦隊現在移至後方，結果「司惠特朗那」腳接在運輸船隊的後方，再後就是「烏拉」和「金鋼鑽」，仍然保持着楔形的陣形。前此作為兩縱陣的兩翼的巡洋艦「真珠」和「瑤玉」現在則稍為前進，病院船依然留在殿艦的後面。

這一天剛是沙皇和皇后卽位的紀念日，早上八點鐘，艦尾的旗杆和左右兩檣已高揚起聖·安特列夫旗了。（這旗也就是俄國的戰旗。）

船員們特別高興和健談起來。有些人在一個冷靜的角落裏下棋，有的則在讀書。另外有一羣人却在談論一個人能否一次吃下十五磅黑麵包。由這些看來，實在很難相信他們全體快要參加一場有許多人終必死亡的海戰。在他們這種佯裝毫不關心危險的態度中，也許含有一點虛勇的意味吧。

要解釋他們這種態度，只有先假定他們全都厭倦了這海行。他們在不知名的海洋上差不多行駛了八個月，很少有着陸的機會；此外，還有拙劣的飯食，熱帶毒熱的陽光，一句話，他們已到了人類忍耐的極度了。

而且自從離開里埠之後，我們便無時不畏懼着日本艦隊的襲擊。過了馬達加斯加之後便愈加恐慌，而離了安南時，情形更越發惡劣。我們每夜都耽心着日本水雷戰隊的夜襲。現在一切的麻煩全都過去了，結果近在眼前：對某一些人，是一座海洋的墳墓；對另一些人，

財返回他們的故鄉——因為誰會懷疑我們艦隊的一部份能夠到達海參威呢？

十點鐘，在距離約六十加普爾的左舷前方，四隻敵艦出現了。其中有一隻兩煙囪，另三隻只有一煙囪。在本艦前艦橋上的官長們，經過長久和小心的視察之後，認出這些是『橋立』、『松島』、『嚴島』和『鎮遠』（即有兩煙囪者）。牠們全是第二級的戰艦，窺舊、遲緩，排水量由四千噸到七千噸。

『庶華洛夫』發出了『準備作戰』的信號。我們許多人都以為第二戰隊最快速的戰艦，將馬上伴着我們最強力的巡艦如『奧里格』和『極光』等，一起與敵作戰。這四隻敵艦會在援艦到來之前被我們轟沉的。可是盧傑斯特溫斯基提督爲着那只有他自家曉得的理由，把這機會錯過去了。敵艦已迅速地駛開，直到牠們完全不見。

不久，四隻快速的輕巡洋艦立刻繼着前艦出現，那就是『千歲』、『鹿島』、『新高』和『對馬』。再也不能遲疑了。決定的一刻就在眼前。我們的敵人漸來漸近了。作爲主力的前鋒的這四隻巡艦，都依循着跟我們的相同，但又漸漸交轉起來的方向行駛着。牠們的任務是將

消息報告日本提督，但我們的首領却沒有阻止這行動。

輔助巡艦「烏拉」號上本設有一部強有力的，能夠收發七百哩距離的電訊的無線電機，牠很足以阻礙日本艦隊的電訊。爲什麼我們不利用牠呢？當「烏拉」以信號向旗艦請示時，盧傑斯特溫斯基這樣回答：

『不要阻礙日方的電訊！』

對敵人這樣輕蔑，只有在對俄國軍力的優越性有着嚴正的信任時才是正當的。但我們下屬的人，却無人懷着這種堅信。要怎樣去解釋我們提督所作的這許多乖謬的事情呢？他是一個賣國的奸賊嗎？不，作爲一個愛國者，甚至是一個熱狂的愛國者，他的歷史是白璧無瑕的。他給傲慢弄得糊塗，未能估計客觀的情勢，或理智的地去處理牠。一個輔助巡洋艦的艦長，怎敢把作戰最好的方針擅自進告盧傑斯特溫斯基，這俄羅斯艦隊的首領呢？

提督的心裏正給一個念頭盤據着——顯示出他對沙皇陛下的卑躬的虔誠。敵方艦隊已雲集於海平線上了，可是盧傑斯特溫斯基不肯忘記這一天——五月十四日，沙皇加

冕的紀念日。艦隊應該揚起這特殊的旗幟來紀念牠。

在『奧里約』艦上，喇叭吹奏了，小官員高聲喊着：

『作謝恩祈禱呀！』

『全體船員作祈禱呀！』

我們在本甲板上舉行，隨艦牧師帕西神父早已穿著法衣，站在聖像的前面。他那部紅色的、欠修飾的鬍子，像給畜牲踏亂了的草堆一樣。他那無光彩的灰色的眼睛和疲乏的面容，表示出他的昏亂。他無禮地胡亂作着祈禱，他的思想顯然是在別處。人們的臉孔都是酸溜溜的，而且像癩瘋病患者的昏厥那樣地冷冰冰。到會的人們像趕走蒼蠅一樣急促地畫了十字。臨末，他們輕率地唱了『沙皇萬歲』，就各自惡聲喃喃着散了開去。

當祈禱正在進行的時候，艦隊採取着新的陣形。第一同第二戰隊的裝甲巡洋艦，開足馬力駛至前頭，領率着左縱陣的各戰艦。運輸船留在右縱隊的後方，由巡洋艦掩護着，此外，還有第二戰隊的五隻水雷艇在各巡洋艦附近游弋。『蒙諾馬赫』號被派在運輸船的

右側，藉此防備『和泉』的攻擊。輕巡洋艦『真珠』和『瑤玉』也派至右方，與第一戰隊的四隻水雷艇在一起，跟我們那些最新式的裝甲巡艦的戰列保持着密接的距離。這樣，我們的艦隊已由航行的陣形改爲戰鬥的陣形了。

可是我們已依着最初的陣形開行了兩個鐘頭，這已給敵方許多哨艦以詳細觀察的機會了。而在我們這邊，却全不曉得日軍的主力究在什麼地方——多近或是多遠。牠們不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從霧裏（牠把我們的視野縮成五哩或六哩）衝出來。旅順口之戰已證明日本軍艦的大礮，能在這彈程（即五哩或六哩）之內奏效。在遇到攻擊時，我們將怎麼辦呢？在交戰的時候，我們必須把航行陣形改爲戰鬥陣形，但經驗告訴我們，這改變至少需要一個鐘頭。常看見了我們之後，敵人能夠在二十分鐘之內駛得極近而毫不落空地射中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的艦隊只有加速度地被毀滅的。

四隻敵方的巡艦繼續朝我們的左舷開來，相距約有四十加普爾，各艦清晰可見。我們的大砲無時不瞄向牠們。我們還在驚疑提督爲什麼還不發令開砲，驟然間，由於敵手的不

候，『奧里約』左舷中部礮塔一架六吋大礮發射了。我們嚇了一跳。礮彈飛過去，落在第二隻日本巡艦的艦首左近。我們其他各艦，把這當作信號，也一齊開礮了。日本大礮也還擊。砲彈直射向我們，似對我們探着攻勢。牠們落在水裏爆裂開來，激起了許多水柱和濃黑的煙陣。這些顯然是新式的砲彈，被用作幫助瞄準的正確的初發彈和測距彈的。但無論如何，日方此刻還是屈居下風，所以迅速地退走了。這場戰鬥還不到十分鐘，雙方的砲彈無一命中。

『庶華洛夫』揚起這樣的信號：
『不要浪費砲彈！』

在『奧里約』艦上，許多船員把這場小戰當作極大的勝利而大大地高傲起來。站在甲板上的總隊長沙埃姆，冷笑着說：

『我們已教那些日本鬼看了我們的顏色，他們是遇着比旅順口艦隊還要頑強得多的對手了。』

少尉候補生伏羅畢齊克同意地點了點頭，接着說：

「要是咱們碰不到機雷，什麼都不成問題。至於砲擊呢，咱們準能夠大大地打擊他們一頓。」

二級隊長伏埃伏丁冒昧地提出異議來：

「誰也不會想到他們到處敷設着機雷，而且埋到這麼深的海洋裏來。至於砲術呢，先生，你應當承認他們是滿有本事的。」

少尉候補生伏羅畢齊克生氣起來：

「隊長，你別噁舌吧！」

伏埃伏丁縮着嘴唇，保持着一种恭敬的沉默。

「庶華洛夫」現在又揚起信號來：

「兵員們輪流用膳。」

每個人都分發一杯糖酒，大家全依着戰時部署表在各自的崗位用餐。飯後，船員們也將准有片刻的休息。

「剛好睡一忽呢，」找着個舒適的隙地的小官員姆爾金說。

「我呢，倒想唸完高爾基的小市民，」電機兵科濟列夫說，走向後橋樓去。

我走上艦橋去，看看敵方的巡洋艦隊。『和泉』駛在右方，而左方四隻日本軍艦也隱約可見，只是離得太遠，牠們的輪廓很難辨認。我們的艦隊是循着北五十度東的線路朝對馬海峽開去的，這海峽的西面是對馬島，東面是日本三島中最靠南邊的九州。不久之後，東鄉提督統率的艦隊也許就要出現的。無疑地從無線電上得知了我們的行動之後，他一定立刻把全部軍力集中於對馬海峽。要是這樣，那麼我們的長官爲什麼不派出一些最快速的軍艦去攻擊出現了的敵艦呢？日本方面勢力是這麼單薄，牠們勢必逃開。因此擺脫了運輸船的羈絆的艦隊，就可馬上左轉，駛向西面的朝鮮海峽。濃霧使這調動得到不小的便宜。自然敵人將要追趕我們，可是在他們能得搜索我們和施以攻擊之前，我們早已過朝鮮海峽，向日本海的遠處開去了。我們輕快的巡洋艦，又將怎樣打算呢？當日本哨戒巡艦已經得到援兵的時候，便馬上退却，牠們要不是循着主要艦隊的線路，就繞過九州退至太平洋，終